



春意如诗

张楠

春，到底是春姑娘、春娃娃，还是春什么呢？春天二字似乎过于笼统，难以全括。一直以来，我着力寻找最恰当的表达，却遍寻不着，它似乎是一个词，可不仅是词儿那么简单；似乎是群像，却在鲜活的个体上显露，个个生命恣意盎然；还像天兵神将，却那么亲切自然，在我们身边触手可及，呼吸可闻。我密切地捕捉它们到来的讯息，却发现它们无不蹑手蹑脚，悄无声息，我白天张望，黑夜打量，一旦怔怔地望着它们，它们便停住脚步，若无其事如静止了一般，可只要我一眨眼，一打盹，它们就又活泼泼地走动起来。

我听不见它们的声响，除非春雨淅淅沥沥地凑近耳旁。雨滴长一声短一声，彼此呼应，悠远绵长。雨水随时腾空而上的呢，多少番轮回，此刻回归大地，它们羞涩而兴奋，禁不住与大地热烈亲吻，吻声此起彼伏，不绝于缕。也不是所有的雨滴都这么利索地扑向地面，轻轻地吐出一声“噗”。不少被人类造物拦住，雨滴儿绕不开，只好随遇而安，遇到什么就发什么样的声，随形就势，清脆的“叮”、辽阔的“当”、宽厚的“嘭”，还有各种各样难以描述的声音，万籁齐发，一声接一声，即使结构最庞大的乐器，也奏不全春雨万箭齐发时的天籁之音。树木、花草、篷布、砖石、水滩、屋顶等沉寂太久，早就闲得痒痒，此刻迎着雨，倾情投入这场宏大的合奏当中。万物本和谐，雨滴在深深浅浅、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间寻找合适的位置，拉起弓弦，一曲幽旷、幽远的奏鸣曲袅袅升腾，婉约动听。

春雨里，窗前的春兰清丽动人。不知何时，竟底多了几抹暗红。一眼掠过，心头一惊，仿佛与阔别已久的故人意外重逢。凑近身来，一枝枝花苞初来乍到，有的端坐在兰叶丛中欲说还休，有的藏在边缘叶底昂然翘首，还有的半推半就似一袭温柔，清新脱俗，娴静如斯。这是怎样的生命？从春到冬，暗暗潜行，待到春风吹拂，它便拱手相送珍贵的馈赠。相遇有期，镶着红丝线的苞片，暗红、深沉、神秘，裹着一枝枝俏丽的生命，找出一个个如花似玉的梦。

春风深情款款，一次次牵起柳丝柔顺的手臂。如今柳丝竟主动与人打起招呼。这一打不要紧，我蓦然发现，不知何时，一些棕色的小疙瘩已错落有致地攀上柳丝。次第，疙瘩绽开，托举出很多嫩绿嫩绿。绿叶一簇一簇的，沿着柳枝均匀地错位分布，除了一两片刚刚展开，其余仍紧抱成团像个花骨朵。它们紧紧地攀住柳枝，像是点缀的花边，不仅娇嫩夺目，还是报春鸟，柔柔地宣告锐不可当的春天已然来临。

菜园里，球序卷耳平

地起高楼，一层层往上堆，一节节朝上蹿，倏忽间，磅礴壮大成蘑菇云，很快填满空闲菜地。轻轻地伸出手来，想拔掉这野草，可它纹丝不动，只好挨近泥土，用手把住根部，丹田下沉，向上使力，这才将它们连根拔起。拔出的根须连同泥土团团一簇，绵长细密，泄露了生命如此旺盛的天机。堪与它们比肩的要数鹅肠草，球序卷耳的叶片上还有一层硬茬绒毛，多少有些束缚，放不开手脚，而鹅肠草叶片卷透，全然没有心机，只管快快乐乐地疯长，连茎秆都绿得碧透，像是毫无隐瞒，充满生的欢喜。不管是落进花盆，还是坠入石板缝，春风一来，它们便轻轻松松地占据了一大片领地，有时，它们就在废弃的花盆中长出一道漂亮的盆景，蓬松而诱人。一旦来到菜地，更无所顾忌，它们包抄着把大白菜、青菜抬起来，或者将小叶菠菜、香菜掩埋下去，让你只见油汪汪的鹅肠草，不见菜了。

春雨边儿去的时候，阳光悠然登场。它大手一挥，不仅揭掉了阴沉的天幕，而且用一个神秘的吸尘器将路面湿滑的水渍吸得干干净净，还细心地擦拭掉每片叶子上亮晶晶的水滴。浑身干爽的菜蔬、树木、行人等字下之物，无一惬意地享受暖阳带来的柔情蜜意。

银杏树下，郁郁葱葱的苗圃旁，一对祖孙走过。奶奶样的人搂着两件外套朝前赶，一个约摸四五岁的小男孩跟在她身后。随着步履节奏，小男孩抡着两只胳膊，忽高忽低，左右划动，动作中挥洒着脱去外套后的无比轻盈，像是与春天有着某种呼应，似有什么东西暗暗消融，或悄悄涌动。我要买……男孩稚嫩未脱的声音扬起。是那东西呀，怎么能买呢？祖母的回答甜甜的软软的，淌出春风的质地。她不过50多岁，一头棕色头发随意盘于脑后，衣襟前摆显得有些空荡，那是身材姣好的明证。不能买吗？那我们偷偷地……小男孩的话说不全，可意思却差不多表达出来了。偷偷地呀？那可不行。这回她态度鲜明，可话音还是那么和煦。似是一堂家教活动，就在祖孙俩行走间悄然完成，如诗如画，润物无声。

说起生活的忙碌，老苏很是兴奋。卖复合肥的旺季，乡亲们一个电话打来，说要就要慢不得，送东家西家催促，送南边北边叫唤，小店离家估计上千米，用步子丈量很容易，用木棒丈量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件洗得泛黄的短袖棉衫，一条沙滩短裤，一顶旧草帽，不消说还有一根木棒，老苏出门了。小黑狗摇着尾巴蹦蹦跳跳走在前面，像是不放心主人，生怕他摔倒。左腿肯定用不上，瞧，老苏这根硬木棒，连同右腿，撑起了这硬汉。他左手稳稳握住木棒顶端，右手紧抓棒的中间偏上位置，左腿高高提起，小腿紧挨着大腿，膝盖尽量往左胸前靠，右腿当左腿用，木棒作右腿使，棒起脚落，脚踏棒蹬，“嗒一嗒一嗒”的声音，带着鲜明的节奏，稳稳叩击水泥路面，其力之

柳林江的微笑

王宏



吴志立 插图

“杨嫂子在家吗，你要的辣椒秧子、黄瓜秧子我带过来了，出来拿一下哦！”“来啦来啦，劳烦你送过来，真是费力！”小黄狗跟着主人跑出门，摇着尾巴，欢快地伸出舌头。

金色阳光下，电动三轮车画了个圆弧停下来，一中年汉子稳稳地挪下地，熟练地支起一根木棒，木棒长约一米五，直径四五厘米，左手紧握手棒顶端，提起左腿，膝盖牢牢贴住棒的中间，右手小心翼翼地从车上拿出一包蔬菜苗子。

女主人请他进屋喝茶，汉子谢过了，说还要去五姨家送苗子。三轮车沿着沟渠边乌黑砂石路远去，一群云雀从灌木丛飞出来，唧唧喳喳追了二三十米。

汉子叫老苏，望城区柳林江边乔口社区村民，今年五十有四，在田间小路边打理着一家农资小店，约莫一百平方米，经营农药、化肥和蔬菜种子。

和煦的阳光一露脸，老苏闲不住了，一心想着赶紧早育苗辣椒、茄子、黄瓜、四季豆苗子。“春夏换季本地菜青黄不接，得抢季节赶紧育苗秧子，到那时三餐不缺小菜，还能卖个好价钱！”老苏三岁时就患小儿麻痹症，左腿再也站不起来。木棒，成了他最忠实的发小，吃饭睡觉都形影不离。木棒，和他一块长高，一块懂事，一块参加劳动。

春分节气，柳林江醒得很早，朝霞铺满天空，黛色的、橘红的、金黄的、深蓝的都有，又大又圆的太阳从东边的湘江爬起来，很是兴奋，升起的姿势，像是一跳一跳蹦出来的。江水丰腴清秀，一阵晨风，粼粼波光揉碎了斑斓霞光，岸边的垂柳，伸出纤纤玉臂，好想抚过水的肌肤。无需太多的鸡鸣鸟唱，老苏早已起床，准备出门。

说起生活的忙碌，老苏很是兴奋。卖复合肥的旺季，乡亲们一个电话打来，说要就要慢不得，送东家西家催促，送南边北边叫唤，小店离家估计上千米，用步子丈量很容易，用木棒丈量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件洗得泛黄的短袖棉衫，一条沙滩短裤，一顶旧草帽，不消说还有一根木棒，老苏出门了。小黑狗摇着尾巴蹦蹦跳跳走在前面，像是不放心主人，生怕他摔倒。左腿肯定用不上，瞧，老苏这根硬木棒，连同右腿，撑起了这硬汉。他左手稳稳握住木棒顶端，右手紧抓棒的中间偏上位置，左腿高高提起，小腿紧挨着大腿，膝盖尽量往左胸前靠，右腿当左腿用，木棒作右腿使，棒起脚落，脚踏棒蹬，“嗒一嗒一嗒”的声音，带着鲜明的节奏，稳稳叩击水泥路面，其力之

大，其步之阔，恰似“三步并作两步”，还有昂起的头颅，直视的目光。老苏的身影越拉越长，和他身边这条笔直的水渠几乎重影了。

三轮车送货，有时还要送到田埂上，下雨天田埂难走，一不小心就会滚到泥巴地里。“做生意很难咧。”老苏微微叹了一口气，“最烦人的是个别村民讲不清。”比方说种子药，同样的药别人打死了稗草，自己却没打死，上门讨说法，好话说了一箩筐，有时还要补一点肥料息事。实际是使用不当，打稗子药，应当放水再打药，药后三天蓄水，保持一个星期不干水，打药还要及时，三叶心的时候就该打药，打迟了没用，稗子还有抗药性，药要每年换品种，打药后要等稗草死完才能给禾苗施肥，不然稗草会起死回生。

说起妻子，老苏话语间怜爱满满，眼里闪烁着感激的光，连声说“搭帮老婆生了两个女儿，虽然做事没‘手路’，可这些年她老老实实在帮衬着自己和八十岁的爹娘！我最得意的事要数两个女儿都读上了大学，大女儿很稳重，像个小大人，读书时爱看小说，读高中时还怪我向老师告状，被老师没收了书。小女儿被爷爷奶奶娇惯了，爱撒娇，嗲声嗲气的，现在还时不时故意直呼我的名字，你看娇不娇……”老苏止不住爽朗地笑了。

临别，老苏执意要送我一程，就在他抡起棒子开步的时候，我忍不住驻足，面对面站着，一种敬意油然而生，我继续和这位残疾汉子聊，专聊这根硬木棒。

老苏如同说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木棒是柞树木做的，质地坚硬。过去是日杂店买的锄头把，短了不好用，木质不够硬实，这几年嫁到外地的侄女，在当地发现了柞树，木质蛮好，就地取材专供老苏。木棒不离左右，水泥地容易磨损，一年至少要用两根……说着说着，老苏有些伤感，“岁月不饶人啊，现在走不得远路了……”

柳林江畔绿柳婀娜，桃花灼灼，几只黄鹂鸟啼啭着，在树梢和水面飞来跃去，池塘照出一片蓝天和树影。江堤之上，老苏双手紧握木棒，正对着蓝天，又一群鸟儿欢唱着飞向堤脚树林，翅膀舞动一片艳阳天，一团杨柳风。

我仿佛看到，柳林江向老苏露出了微笑，温馨、甜美，他那坚强的身影像江边的柳树，即便岁月沧桑，仍旧枝叶青青。

忆乡愁 看振兴
第三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
投稿邮箱：CSWBWXXK@163.COM
长沙市委宣传部 长沙晚报 长沙晚报乡村振兴办 长沙晚报社

圭塘河春语

芦坡

星城之南，有一条古老的圭塘河
日夜流淌，河畔绿意葱茏
春天的脚步显得急促而匆忙
晨光熹微，梦中人被早早惊醒

三月的春晨，雾气弥漫
河底水草如厚实的海绵
油绿丝滑，条分缕析的纯澈
小鲫鱼嬉戏其间，自由欢快

柳丝夹岸，芦苇飘柔
午后阳光任由风车裁剪
少女端坐在短草上呆愣
河水涟漪阵阵，掀起她心底波澜

春分夜冷，人们三三两两
雨花巷幽，石狮与石榻默默不语
楼阁空荡，一对恋人斜倚着木栏
安然地，独享世界的脉脉温情

一株粉红的樱花盛开在钠灯下
孤芳自赏，让人想起家乡的油桃
风味更加浓郁，想念久违的燕子
远在寒冷的北方，可否安好

随感一束

冯建武

时间

长在第五季
花盛开的时候
有婴孩的哭声

爱

那是一种修行
苦是过程
正果在一棵树上

事业

胸怀有多宽
进让有多远
舞台就有多大

财富

那是沉重的负担
你必需的
只有最轻的空气

烦恼

烦恼就像影子
你关注的时候
他会一直跟着你

幸福

内心安静
能看见声音
能听懂欲念

杨杉供图



替人帮忙为何还倒谢

帅兵

替人帮忙，得到的回应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首先说“谢谢”！然后爽快答应；一种是没有回应，相当于婉拒。

说“谢谢”的，有的很熟，有的则不太熟，有的只打过两次照面，但他们都是层次较高、事业成功的人。这不能不使我想思考。

在一件事情上的态度，往往能见出一个人的品行，品行则如草蛇灰线，往往导向一个人的命运。

我请他们帮忙，麻烦他们，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他们被麻烦，是付出的一方，为什么还要对我说“谢谢”呢？

只有收获或得到了什么，才会表示感谢。那么他们认为自己收获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呢？

首先，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帮人是相互的，帮别人，其实就是在预订未来“别人帮你”。这次你帮了人，相当于别人欠了你一个人情，未来当你需要的时候，别人就会还这个人情。如果你这次不帮忙，那么下次你有需要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也可以这样说，这次别人请你帮忙，实际上是提供了一次未来帮你忙的机会。所以你会谢谢他。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些愿意帮忙的人，因为帮人多，得到的帮助也很多，也很容易成功。

其次，帮忙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为自己创造价值。帮忙的过程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影响力自然而然地展示出来，无形中创造了自己的价值。比如参加一个公益读书会，你分享的知识和方法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认可，有人会后找你联系，为他们单位做分享。

如果没有这个分享会，别人就不知道你的能力和价值。虽然参加公益分享会没有回报，但由公益分享会带来的则可能是有回报的。这就是创造价值的典型例子。帮忙是一种经历和学

习。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丰富自己的经历，不断学习，获得能力和能量。很多帮忙都会带来新的挑战 and 体验，进而为人生赋能。如果说物质的收获是有形的回报，那么经历和学习就是无形的回报。无形的回报，很少有人能够看得到。有些人不愿意帮忙，就是因为只看到了有形的回报，而没有看到无形的回报。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很多能力都是在帮忙中获得的，有的是得到了提高。比如说帮人改稿子，每次我都欣然答应，改得多了，我对他人的写作水平就有了丰富直观的认识，这种认识又指导我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提升培训的有效性。同时，改文章也无形中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

帮忙是一种修行，是种福田。这是一种较高的层次和境界。具有这种境界的人，他们以帮助别人为乐事，获得帮助他人的机会，自然会感到由衷的喜悦和高兴。每获得一次帮助他人的机会，就相当于给自己积累了一次福报，他们会由衷地感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件事看似吃亏，实则会得到很多回报。

当然，马上说“谢谢”是有条件的，是因为他们很快判断出了这件事情的价值。不是每一件帮忙的事情都会带来好的回报，所以，他们都具有很快判断一件事情价值的的能力。尤其在以下事情上进行快速判断，殊为不易：一是看似吃亏，实则共赢；二是看似眼前吃亏，实则长远获利；三是看似这件事情上吃亏，但在另外的事情上获得回报。

话说回来，那些没有回应的人，可能还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看到我的信息；二是觉得不太合适。其实于我都无所谓，一切随缘。



移风易俗引领风尚

文明新风润泽城乡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
长沙市文明办 宣

设计 星辰在线(长沙文明网)